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 于无地彷徨

——鲁迅作品中的“家”

Hovering In Nowhere

—— The Home In Lu Xun's Works

苏克军/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苏克军/著

# 于无地彷徨

—— 鲁迅作品中的“家”

## Hovering In Nowhere

—— The Home In Lu Xun's Works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于无地彷徨:鲁迅作品中的“家”/苏克军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4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7-5112-1052-4

I. ①于… II. ①苏… III. ①鲁迅著作—文学研究

IV. ①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1255号

于无地彷徨——鲁迅作品中的“家”

---

著 者:苏克军

---

出版人:朱庆

终审人:武宁

责任编辑:田苗 曹美娜

封面设计:小宝工作室

责任校对:魏学宝 郎蓉倩

责任印制:曹净

---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44(咨询),67078945(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gmcbs@gmw.cn](mailto:gmcb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

印 刷: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开 本:690×975毫米 1/16

字 数:207千字

印张:12.25

版 次:2011年6月第1版

印次: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2-1052-4

---

定价:33.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CONTENTS 目 录

绪论：存在的“家”与“家”的存在 / 1

第一章 人·家·文学 / 20

第一节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 / 22

一、家族本位：家是中国人人生的核心 / 22

二、家国同构 / 24

三、故土难离的恋家情结 / 24

四、以孝为首的纲常伦理 / 26

五、等级森严的家庭和家族关系 / 27

六、婚姻的功利性和家族取向 / 28

七、视人若物的女性观与儿童观 / 30

第二节 “家”：文学作品的母题 / 33

第二章 惨苦的地狱：鲁迅作品中的“家” / 38

第一节 家庭：死亡与疯狂 / 40

一、幼者的死亡：失掉未来的“家” / 40

二、病与死：家庭毁灭的过程 / 41

三、吃人与被吃：“家”的残忍 / 42

四、压迫与黑暗：“摩罗”战士的地狱 / 45

五、冷漠与隔阂：没有温情的家 / 47



六、劳燕分飞：家之破镜难圆 / 49

七、无可逃遁：“家”中的囚徒 / 50

## 第二节 家族：没落与吃人 / 52

一、穷途末路：家族的衰落 / 53

二、倾轧与争夺：家族道德与秩序的崩溃 / 55

三、出卖与背叛：家族的狰狞与丑恶 / 59

## 第三节 永远的过客：失去精神家园的漂泊 / 60

一、无法归去的故乡 / 61

二、生活在他乡 / 64

三、庸众群集的公共领域与杀人的社会舆论 / 68

四、文化与传统：四千年的吃人履历与没有“真的人” / 79

五、幻梦·死火·过客 / 82

## 第三章 牢笼中的彷徨：在“家”的舞台上 / 90

### 第一节 无爱的悲哀：“家”中的婚姻与爱情 / 91

一、无爱的婚姻 / 92

二、爱的彷徨与虚无 / 98

三、没有婚姻的孤独者和无根的漂泊者 / 106

### 第二节 坍塌的“支柱”：“家”中的父亲 / 107

一、父亲的缺席：家庭毁灭的开端 / 109

二、父亲的悲哀 / 111

三、父亲的尴尬与荒唐 / 112

### 第三节 梦里依稀慈母泪：“家”中的母亲 / 113

一、无奈、悲哀的母亲 / 116

二、被侮辱被损害的母亲 / 119

三、没有母爱的母亲 / 121

### 第四节 断裂的“手足”：“家”中的兄弟 / 122

一、“吃人”的专制的兄长 / 123

二、虚伪的手足之情 / 124

### 第五节 童梦幻灭：“家”中的儿童 / 126

一、得不到爱心的儿童 / 131



- 二、失去童年的儿童 / 133
- 三、早亡的和被吃掉的儿童 / 135
- 四、无法拯救的儿童 / 137

#### **第四章 心与梦的投影：鲁迅的心路历程与作品中的“家” / 142**

##### **第一节 来自大家族的创伤 / 143**

- 一、家庭变故：从天堂到地狱 / 144
- 二、家族中的倾轧对鲁迅家族观念的影响 / 146
- 三、家族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与鲁迅的作品 / 148
- 四、兄弟失和对鲁迅的沉重打击 / 150

##### **第二节 无爱与无奈：鲁迅在婚姻与母爱中的痛苦挣扎 / 152**

##### **第三节 得乐园、失乐园：鲁迅寻“家”的精神苦旅 / 155**

- 一、险恶人心 / 156
- 二、城头变幻大王旗 / 159
- 三、在狂与狷之间：希望和绝望的互搏 / 163

#### **结 语 / 173**

#### **参考文献 / 179**



## 绪论：存在的“家”与“家”的存在

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貽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

文学是人学，人类世世代代的文学活动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离开了人这一主体，离开了表现人、塑造人、探索人这一艺术目标，文学将不成其为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演变的历史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人类用形象化的手段和方式探索、解剖、认识人自身的历史。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sup>①</sup>，因此文学作品不可避免要涉及到人的社会关系、文学作品中的的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行动着的，人物的命运、性格都是通过他在社会关系中的遭遇与行动表现出来的，人物的形象也是通过他如何处理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通过他的社会行动塑造出来的。而在所有这些社会关系中家庭和家族又是最重要的部分，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曾提出“首属群体”的概念，<sup>②</sup>认为对一个人的社会行为影响最大的是其所在的首属群体，如家庭、邻里和儿童游戏群伙等，在人的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家庭又是首属群体中的最重要部分，对于个人的社会性及其思想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家庭可以说是人性的养育所。所以，“家”是历代文学作品几乎都要涉及的问题。从作品中“家”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到作家的心路历程，探究出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态度。“家”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作家的心理世界，通过对作品中的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sup>②</sup> Charles Horton Cooley. *Social Organization: A Study of the Larger Mind* [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9: 23 ~ 24



“家”的观照，亦可发现作家的一些无意识的心理层面，那正是作家潜意识的折射。

鲁迅认为，“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家庭为中国之基本”。<sup>①</sup> 家庭确实是社会的细胞，尤其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整个社会更是以家庭单位为核心的，家庭和家族意识代替了西方人的社会意识和国家意识。因此，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从“家”或“家族”这样的视角观察人生、社会，剖析历史，借助于“家”的隐喻来表达人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传达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独特感受，表现作者的复杂情感，就成了一个文学母题，中国现代小说也不例外。

“家”的状况历来是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和指示器。“五四”伊始，新文化的先驱们就把“家”的问题看作头等大事提上了议事日程。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家族制度为核心的，这种家族制度中的伦理道德等意识形态又是政治化了的，所以，“五四”先驱们欲“救亡”欲“启蒙”，则必从家族伦理出发，抓住了家族伦理问题，也就等于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不约而同地对封建伦理进行了空前激烈的抨击。陈独秀称“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sup>②</sup>，革命家李大钊视家族制度为万恶之源，认为家族制度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sup>③</sup>，正是这种封建的伦理精神在支配着中国人的物质和精神的方方面面，因此打倒这种以家族制度为基础的封建伦理秩序，是新文化的重要任务。而鲁迅先生为现代文学创作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sup>④</sup>，这篇小说隐含的一个主题就是要深刻地揭露和表现处在家族制度社会中的旧中国悲剧性的生存状态。可以说，鲁迅一开始就站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列，激烈地冲击着封建伦理的敏感地带。

<sup>①</sup> 鲁迅. 南腔北调集·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鲁迅全集(第四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619

<sup>②</sup> 陈独秀. 吾人最后之觉悟[A].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C].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4: 109

<sup>③</sup> 李大钊.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A]. 李大钊文集(下册)[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178~183

<sup>④</sup> 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鲁迅全集(第六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39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描写“家”的衰败、“家”的罪恶、“家”的不幸与堕落的作家作品很多，然而与其他作家不同，鲁迅对于“家”表现出了彻底的绝望与深入骨髓的痛苦，而且这种绝望与痛苦又是非常隐晦的，如幻影一般若明若现地浮动游离于其作品之中，表现出无法言说的焦虑和痛苦。

鲁迅曾言：“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sup>①</sup>语言是有限的，而现实是无限的，更重要的是对语言使用能力的训练和学习也是无限的。当我们处于沉默的潜意识状态时，我们隐约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复杂深邃，感受到了我们个人与这个世界所遭遇的无限的微妙与神秘，然而当我们欲把这种感受表达时，却立即沮丧、失望于语言的贫乏或我们个人运用语言表达深邃而微妙的思想的能力的落后。我们欲开口欲下笔时，现有的语言以贫乏而苍白且浅薄的面目吓走了我们内心丰富的感受，于是我们便“同时感到空虚”，一种强烈的无奈和挫折感便油然而生。英伽登（Roman Ingarden）说过：“一部文学作品在描写某个对象或对象的环境时，无法全面地说明，有时也并未说明这个对象具有或不具有某种性质。每一件事物，每一个人，尤其是事物的发展和人物的命运，都永远不能通过语言的描述获得全面的确定性。我们不能通过有限的词句把某个对象无限丰富的性质表现出来”。<sup>②</sup>

但是，作为天地万物之灵的人，尤其是语言阅历丰富的智者，会努力与空虚对抗，他会尽尽管显得贫乏无力的语言文字仔细端详，苦思冥想，将智慧之魔法施于语言，使语言如凤凰涅槃，重获新生，载着自己独到、丰富、深邃的感受，超逻辑地以曲折隐晦的面貌出现，倾诉于唯有仔细揣摩方可领会其中奥妙玄机的话语。正如曹雪芹所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sup>③</sup>

从“五四”以来对鲁迅作品的解读，八十年以降如江水滔滔，绵延不绝，众说纷纭，浪潮迭起，且生生不息，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其间或有因政治与反政治动机而使其解读显得卒不忍读乃至反褒为贬了先生英名的；或有因初期时间仓促而过于肤浅而为今世所哂笑者；当然更有深入鲁迅内心精神世界探秘而颇有新斩获；或有别求新声于异邦，用西方舶来之新理论、新视点重新审视而

① 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9

② 转引自金元浦.大美无言[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36

③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一回)[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7



发现别有洞天、有豁然开朗之感者。然而，至今仍难说对鲁迅小说的研究已臻完备、已近终结、尽解其隐秘。由于鲁迅的作品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sup>①</sup>，具有较强的深度性和“极大丰富性与复杂性”<sup>②</sup>，其意义与真实并不是直接呈现在世人面前<sup>③</sup>，而是以多层面的开放的动态、方式存在于其中，相互交织纠葛在一起，“织成了一幅只有他自己能捉住的多层次的严密的网”<sup>④</sup>，形成复调的含有召唤结构的现代性文本，需要人们以同样开放的动态的多维的方式深入文本内部去思考、解读。读遍鲁迅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在其作品尤其是小说中处处表现着一种对于“家”的焦虑。

这个“家”，包含三个层面，从微观层面上看是指破碎、苦痛的个别家庭，鲁迅的作品表现了置身于其中的个人所遭遇的家庭毁灭的苦楚与凄凉；从中观角度上看则指堕落、衰败的家族，鲁迅的作品深刻地表现了家族内部“吃人”与倾轧的恶行；从宏观上看则指“吃人”的传统文化和令人深感绝望的国家、社会现实环境，鲁迅的作品揭露了传统文化的“吃人”性和社会现实环境的令人无法容身的荒凉与冷酷，表现出对何处是人可以诗意地栖居的精神家园的苦苦追问与绝望之感。这三个层面的“家”是紧密相关的：家庭是“小家”，在它的基础上形成家族，即较大的“家”；在家族的基础上再形成国家，形成每个人生存的大环境（或曰精神家园），即大“家”。解读鲁迅作品中的“家”形象也需要从这三个层次入手，通过分析可以发现，鲁迅的作品在三个层面上步步递进地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深入骨髓的“家”的焦虑。这种焦虑往往以一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方式如冰山之水下部分般深藏于文本的表象之下，或如远山之缥缈云雾或隐或显浮动于文本间。鲁迅先生似乎从没明确地指出小说中的这种寓意，或许是他潜意识深层的东西自发地隐含

① 钱理群. 心灵的探寻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

② 严家炎在分析鲁迅小说的复调性时认为:“他既要对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进行批判, 又试图挣脱内心的‘大毒蛇’(《呐喊》自序)的缠绕。鲁迅前期思想的基础是个性主义, 但他同时也感到了作为思想武器的个性主义的脆弱。后来他接受了集体主义, 但又从实践中似乎预感到某种条件下它可能成为专制主义的别称。这种种困扰着他的矛盾外化为作品时, 就带来他的小说的极大丰富性与复杂性”。(参见: 严家炎. 复调小说: 鲁迅的突出贡献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1, (3))

③ 鲁迅曾说:“我的作品, 太黑暗了”, (鲁迅. 两地书 [Z].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17)“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 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 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呐喊》自序)然而, 在写作时他的寂寞和苦闷还是会隐藏在作品之中, 挥之不去。

④ 李欧梵.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181



于其小说文本中，如魔影挥之不去，“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sup>①</sup>，欲说还休，绵延游动漂浮于其中。

以《呐喊》小说集观之，则发现鲁迅在呐喊声中，掩抑不住对“家”的焦虑：

《狂人日记》中的家是一个破碎的家，父亲显然已不在世（鲁迅很多小说中的父亲都是“缺席”的，正是他个人童年丧父的心理阴影的无意识折射），大哥主家，妹子已死掉（狂人怀疑是大哥“吃掉”了妹妹，其中应该另有深层含意而鲁迅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我们可从小说的家族制度和礼教“吃人”的主题中推断出来），作为家庭成员之一的“我”也疯了（为何而疯，如何致疯狂作者未言及，极有可能是作为一个反传统的先觉者被保守的旧势力迫害至疯），“吃人”的阴影笼罩着“我”的心头，隐约透露了“家”中“吃人”的罪恶。小说总体上则暗示了整个中国传统的文明史都是“吃人”的历史，言说着无“家”的恐惧与焦灼。

“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sup>②</sup>的《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则似乎一直是单身一个人，无父无母，无兄亦无弟，他处处受尽冷眼与嘲弄，直至被打断腿，作为一个曾经存在的个体生命悄无声息地消失并很快被人们遗忘，其凄凉，其孤独，其深深的“无家”之感更是痛彻入骨。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孔乙己》在主题意向的文化意蕴方面，并不是针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而是从孔乙己在咸亨酒店的人生际遇，深刻表现出国民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揭示人与人之间难以打破的‘厚墙’，从而演绎、升华出鲁迅特有的人生哲学：在荒诞与无奈中呈现生存环境的荒寒与冷漠，呈现人的生存的尴尬及其悲剧结局。”<sup>③</sup> 这的确是鲁迅对于社会这个大“家”的真实感受。

《药》中的华老栓曾经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然而在华小栓得病之后，尽管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不惜搞来据说能治病救人的人血馒头，但儿子还是不可挽回地死去，家庭变得支离破碎。在华老栓尽力保全自己家庭完整的同时，却使本已只有儿子可以苦苦相依的夏奶奶的家庭雪上加霜，悲上加悲。革命者夏瑜被杀后，他的血还被他要解放的民众制成治病的人血馒头吃掉。更可怕的

① 鲁迅·华盖集·杂感·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9

② 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18

③ 周海波、苗欣雨．“鲁镇”的生存哲学—重读《孔乙己》[J]．山东社会科学，2003，（1）



是，出卖夏瑜的竟是夏瑜自己的家族，鲁迅也暗示了夏瑜所在家族的“吃人”的罪恶与堕落。小说中最后那只乌鸦的出现则更隐喻着“家”的不祥。

《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因为没了辫子差点被本家告发，这里既蕴含着一个“家景”衰落的故事，同时又有一个家族内部“吃人”的故事，与《药》中夏瑜所在家族的“吃人”罪恶相呼应。

《风波》中九斤老太太的口头禅“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正透露出这个家庭的衰败，七斤嫂对七斤的辱骂，对六斤的责打，正是家庭没有温情的反映。最后六斤捧着的打了补丁的碗则是家庭破裂的象征。

《端午节》中方玄绰的家，则不断为经济问题所烦扰，因为拿不回薪水，方玄绰在太太眼中的形象也开始大打折扣，原本还算和睦的家庭开始出现了裂痕。

《明天》中与三岁的儿子相依为命的寡妇单四嫂子，偏偏又失去了儿子，使本已残缺不全的家进一步走向毁灭。更令人心寒的是，周围的人不但对于单四嫂子没有什么同情心，反而趁机占尽便宜。单四嫂子的“小家”一步步消亡，而她所在的大“家”——社会，也是冷酷无情的，是吃人的“筵宴”<sup>①</sup>。悲哀万分的单四嫂子只能寄希望于梦中与自己的儿子团聚，获取那一丁点儿卑微的温情。

《白光》中考了十六回仍名落孙山的陈士成，曾经有过一个幸福的家庭：“这院子，是他家还未如此雕零的时候，一到夏天的夜间，夜夜和他的祖母在此纳凉的院子。那时他不过十岁有零的孩子，躺在竹榻上，祖母便坐在榻旁边，讲给他有趣的故事听。伊说是曾经听得伊的祖母说，陈氏的祖宗是巨富的，这屋子便是祖基，祖宗埋着无数的银子……”而如今，只剩他孤零零一个人，不用说，陈士成的家庭乃至家族是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衰败过程的。最后，陈士成也落水而死，一个家庭彻底消失。

《阿Q正传》中的阿Q，无名无姓，孤单一人，住在破庙里，是典型的漂泊流浪、无家可归的人。阿Q偶尔也被遭他调戏的小尼姑唤起了“家”的意识，当他以极荒唐的方式试图去寻找一个“家”时，却遭到了无情的打击。最终，当阿Q被荒唐地枪决时，他的头脑中出现了狼的形象，并感到了恐惧。鲁迅从中暗示了阿Q所在的大“家”——社会是恐怖的吃人的野蛮之地，这

<sup>①</sup> 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16



里只有“狼”，而没有“真的人”。

《鸭的喜剧》虽然短小，其主题蕴意却是多层的、深刻的。最明显的主题是表达作者对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怀念，从其隐藏的主题来看，一是“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作者感到自己所居住的这个世界是寂寞的，没有生气的，人与人无法沟通，没有温情，没有真情；二是貌似可爱的生命中实则包含着诸多的残忍与屠戮，爱罗先珂养的可爱的小鸭固然讨人喜欢，却造成了他养的蝌蚪的毁灭，即变成了鸭的食物。从看似平常的生命现象中，鲁迅却痛苦地发现了弱肉强食的凶残，一种生命的生存却是以另一种生命的毁灭为代价的。这是何等的悲哀与无奈。

《故乡》中闰土家庭的贫困、豆腐西施的堕落正表明了个人家庭的衰败。另外，小说在一开头便点出家族的衰败与远离故乡到异地漂泊的凄凉：“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总之，在外漂泊的“我”返乡后看到故乡的破败，最后又离乡，正是“我”无家可归的写照（这与后来的《祝福》、《在酒楼上》共同构成了鲁迅小说中存在的“离乡——归乡——离乡”的模式），而在《社戏》中这一感受又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来：“我”对故乡美好童年生活的诗意般回忆正反衬出当今的“我”正处于无家可归的焦虑中。

再看鲁迅先生的《彷徨》小说集，可以发现故事中的主人公都不可避免地在“家”中痛苦地彷徨着：

对于《祝福》，人们的目光历来多锁定在封建礼教吃人、四座大山压死人的角度上，而其实这篇小说中也包含着“家”如地狱的主题。祥林嫂从娘家出嫁，进入了另一个家庭，不久丈夫就死去，可以想象她在这个家中一定是遭遇了非人的虐待，于是祥林嫂逃出这个家，到鲁四老爷家做工，再苦再累也觉得幸福，因为即便是鲁四老爷家也比她的婆家好多了。然而，不久她的这个“家”终于找到了她，绑架了她，当牲口一样强行将她卖给贺老六，又组成了一个“家”。祥林嫂起初拼死反抗这个新家，但最终屈服，然而这个新家也终于因贺老六的累死而再次破碎。祥林嫂想与儿子阿毛相依为命维持这个残缺的家亦不得，儿子被狼吃掉，她也被婆家人赶走，终于成了无家可归之人。个人家庭毁灭了，社会这个大“家”竟也不能容下她。祥林嫂被歧视，被侮辱，更可怕的是，她还为传说中的冥间的家庭而焦虑，担心到了冥间后会被两个丈



夫锯成两半。她终于死去，死前还追问有没有地狱，死掉的一家人，能不能见面。若不能，祥林嫂可免去被两个丈夫分割之痛，但却不能见着儿子阿毛；若能，虽可与儿子团聚，但却免不了被锯之苦。祥林嫂在“家”中遭遇之痛苦，虽死亦不能解脱，“家”对于她来说，如一间地狱，痛苦万分，无处逃避。鲁迅的“家”的焦虑在祥林嫂身上体现到了极致。

《幸福的家庭》看似轻松，实则沉重地指出了理想的幸福家庭是不可能存在的。

《肥皂》中丈夫兼父亲的四铭在家人面前丑态百出，他训斥儿子，责怪女儿，又被太太揭丑，在儿女们面前颜面尽失，家庭中充满了紧张与焦虑。

《长明灯》似乎又是《狂人日记》的另一个版本，疯子的家族对疯子的迫害再次揭示了家族的罪恶与堕落，文中也暗示了疯子曾经有一个令周围人至今仍敬畏的家庭<sup>①</sup>，就像《白光》一样隐隐透露出曾经幸福的家庭的衰败（正如鲁迅幼年时的遭遇一样）。

《离婚》是鲁迅少有的直言家庭破裂的小说，爱姑丈夫的婚姻背叛，爱姑与公公婆婆的吵骂，爱姑生父对她的无力保护都是“家”的焦虑的体现。

《伤逝》是鲁迅唯一的一篇爱情小说，也是近年来研究较多、争议较多的小说。过去学界普遍倾向于将它归纳为“爱要有所附丽”的主题上，现在对它的解读已呈多元化趋势。其实，可以说这篇小说是鲁迅从爱情的角度来击碎“家”的幻想，表现对于“家”的绝望。《伤逝》中的家是自由恋爱组成的新家庭，不像鲁迅小说中其他的家都是没有爱情基础的家庭（《幸福的家庭》则可算是《伤逝》中的家庭的日常生活的一个横截面，是《伤逝》的另一个版本）。但这个由爱组成的家庭又如何呢，最终依然是家破人亡，如其他小说中的家一样。导致这一相似悲剧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失业，亦非舆论的压力，而是人的自私本性和爱情终会自然而然走向厌倦的性质。爱情本身并不可靠，终会无可奈何花落去，它需要人用责任和意志来取代。然而涓生没能做到，在爱情已消退、生存面临威胁时他为保全自己而自私地、懦弱地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最终导致子君的死亡（被抛弃的子君就只能重蹈祥林嫂的覆辙，在罪恶的家族制度阴影的覆盖之下，子君和祥林嫂之间只有一步之遥）。涓生尽管找出各

---

<sup>①</sup> 小说中“灰五婶”说“疯子”的祖父曾“捏过印靶子”（正如鲁迅自己的祖父一样），一个茶客还透露“疯子”的祖宗曾向庙里捐过钱，可见家境曾经也是颇为不错的。



种借口来为自己解脱，但他无法欺骗自己，身感“孽风怒吼”，“地狱的毒焰将我围绕”，“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终生无法释怀。曾经存在的一个曾经有过短暂幸福的家庭最终毁灭了两个人。鲁迅通过这篇小说，再次宣告了在“真的人”（涓生和子君都不是）没产生之前，美好的“家”是不可能存在的。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小时候曾经“家景也还好”，但不幸“幼小失了父母”，由继祖母养大成人，祖孙二人相依为命，其孤独与凄凉自不必说。文章对此着墨并不多，却隐隐透露出一个曾经美好的家庭的毁灭及由此造成的孤独与凄凉。

《在酒楼上》这篇小说则包含着三个家庭的破碎与痛苦。吕纬甫曾经有一个小兄弟，但是三岁就死掉了，当他去乡下掘开小弟的坟时，什么也没发现，只好“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运到我父亲埋着的坟地上，在他坟旁埋掉了”，“这样总算完结了一件事，足够去骗骗我的母亲”。这里暗示了“家”的残缺与无奈（正如祥林嫂不可能到阴间看到儿子阿毛，单四嫂子梦不见死去的儿子。吕纬甫想见到死去的小弟的尸骨亦不可得）。小说中还提到一个农村姑娘顺姑，带着对还“比不上一个偷鸡贼”的未婚夫的恐惧郁郁而死，这是第二个家庭的破碎。而顺姑的“男人”，“苦熬苦省”好不容易聘下了顺姑，婚事却因她的死而化为泡影，这是第三个家庭的悲剧。

最后看鲁迅的《故事新编》，这些看似“油滑”的小说中也隐隐透出家的焦虑：

《补天》中女娲的孤独、寂寞、无奈以及死后的荒唐遭遇与其他小说中表现的无家可归之感是一脉相通的。

《奔月》中羿的落魄、被徒弟背叛、英雄无用武之地等狼狈、尴尬的处境仍是无家可归之感的体现。而且羿与嫦娥组合的英雄加美女的超级家庭也终于因嫦娥的厌倦并奔月而破碎，大英雄羿欲求一个安稳的家而不可得。

《理水》中通过禹治水的辛苦及周围的愚人们对他的荒唐的歪曲与误解，表现了英雄面对庸众的孤独与无奈。禹可以治得了洪水，可以为人们创造一个没有洪水破坏的自然家园，却无法得到一个正常的精神家园，如置身荒漠之中而无家可归。

《采薇》中的伯夷、叔齐在自己的国家灭亡后，为保持名节，不食周粟，



欲隐居于深山亦不得，终被舆论迫害而死，且死后仍被舆论褻渎，天大地大，竟无容身之处。仍然是一种无家可归的遭遇。

《铸剑》中的眉间尺，其家庭本已因父亲的被害而残缺不全，当他为报父仇而送命后，他的家庭进一步走向毁灭。

《非攻》中的墨子，为挽救国家奔波劳累，可谓“爱国”，然而“国”却不“爱”他。他一回到宋国就不断被士兵搜检、掠夺和欺凌，只落得个“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的下场。这里也是英雄为庸众所弃、无家可归的写照，与《理水》中的禹的遭遇殊途同归，在本质上并无差别。

在其他类型的作品中，鲁迅也不断表现出同样的思想意识。即使在短短的一首小诗中，都会表现出鲁迅对于“家”的悲哀与焦虑。例如《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的一首诗：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众所周知，此诗所在的文章是为悼念“左联”五烈士而作，而此诗本身却是写于1931年2月，有着很强的政治背景，诗文表现了鲁迅对屠杀、对白色恐怖的极度愤怒和无奈，然而其中也处处渗透着鲁迅对“家”的焦虑：

“惯于长夜过春时”：春天本是美好的季节，鲁迅感受到的却只是漫漫长夜。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大“家”是没有春天的，只有黑暗的长夜。“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sup>①</sup>，“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sup>②</sup>，“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sup>③</sup>，这是鲁迅对当时所生活的社会的感受。在其他地方，鲁迅又用“沙漠”来比喻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是的，沙漠在这里。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

① 鲁迅. 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 鲁迅全集(第四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488

② 鲁迅. 呐喊·狂人日记. 鲁迅全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427

③ 鲁迅. 集外集拾遗·哀范君三章. 鲁迅全集(第七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425





沉重的沙……”，“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这里”<sup>①</sup>。

鲁迅的这种强烈的“黑夜”与“沙漠”感觉是他多年来对中国社会深切体验的结果，敏感而曾做过许多美好的“梦”的鲁迅对此不能不感到绝望，身心不可能不受到严重的摧残，而“挈妇将雏鬓有丝”凝炼而含蓄地表现了他的这种心力交瘁之感。“挈妇将雏”是指自己带着妻子和幼儿逃难（柔石被捕后，鲁迅于1931年1月20日和家属避居黄陆路花园庄，2月28回寓），但和“鬓有丝”放在一起，正表现出作者的疲惫、无奈感与凄凉感。鲁迅其时已经年过半百，在白色恐怖的危险之下，不得不携家逃难，欲要维持一个家庭，过片刻安稳的日子而不得，家庭时刻面临被屠杀者毁掉的危险。“挈妇将雏鬓有丝”几个字形象地刻画出了“家”的凄凉与无奈。

“梦里依稀慈母泪”则更是作者心中时刻挂念母亲的反映。在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中父亲给人以稳定、依靠和安全感，同时也带来压力和压迫感。而母亲带来的则是温暖和关爱之感，所以中国人在遇到痛苦和巨大的变故时总会脱口而出“我的妈呀”这样的话，在身处险境的危难时刻鲁迅想到自己的慈母，梦里梦到母亲的眼泪。这时，母亲既是自己的安慰，同时也是自己的牵挂，所以“梦里依稀慈母泪”正是这双重情感作用下的结果。

当年过五旬的鲁迅在诗中“老母”、“幼子”这些意象放在一起时，他对于家的挂念、担忧，他悲哀、凄凉与揪心的痛苦之情跃然纸上。

“城头变幻大王旗”：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窃权到北洋军阀混战再到蒋介石政权，烽火连连，政权频换，都只是一个“大王”取代了另一个“大王”，而无任何本质上的改变，正如作者在《失掉的好地狱》中所言，这一切争斗都不过是争夺地狱的统治权而已。一个又一个的地狱变换着统治人间，使鲁迅觉得“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sup>②</sup>。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这个时代和社会充满了屠杀和死亡，只能使人不断变成鬼，废墟和荒坟使人间如地狱，到处是“刀丛”，没有人类可以生存的家园，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下是何等的痛苦。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缙衣”：为什么“小诗”“吟罢”却“无

<sup>①</sup> 鲁迅. 热风·为“俄国歌剧团”. 鲁迅全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82

<sup>②</sup> 鲁迅. 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 鲁迅全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73